

DOI: 10.16359/j.cnki.cn11-1963/q.2017.0040

# 从蒙古人种典型体质特征发生率 谈维吾尔族人种构成及演化

王 斌<sup>1</sup>, 杨圣敏<sup>2</sup>

1.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 2.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探讨维吾尔族的族源、人种构成、体质特征及演化过程可以更好地揭示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变迁的过程, 有益于对该民族的保护和促进发展。关于维吾尔族的族源、人种构成及演化过程一直是争论的热点之一。考古人类学, 尤其是分子考古的成果显示,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来源不是单一的, 人种地理分布主要包含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两大成分, 同时也有两大人种之间过渡的混血类型构成新疆地区复杂的人种类型。现代新疆维吾尔族体质特征和遗传性状的多态性, 特别是不同地区维吾尔族之间的差异, 无疑和这种古代复杂的种族生物学背景密切相关。现代维吾尔族主要表现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 表明现代维吾尔族的人种来源主要是蒙古人种。而部分蒙古人种标志性体质特征在维吾尔族的发生率介于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 显示现代维吾尔族具有相当成分的欧罗巴人种血统。蒙古人种标志性体质特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同地区维吾尔族中发生率不同并呈现出东西方向梯度性变化趋势, 体现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 蒙古人种成分是由东部逐渐向西部渗入和融合的。

**关键词:** 维吾尔族; 蒙古人种; 体质特征; 人种构成; 演化过程

中图法分类号: Q9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2017)02-0227-09

## Uygur ethnic composition and evolution based on incidences of typical Mongoloi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WANG Bin<sup>1</sup>, YANG Shengmin<sup>2</sup>

1. Institut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2.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origin, compositio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Uygur nationality we can better reve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of this ethnic group,

收稿日期: 2015-07-19; 定稿日期: 2017-01-02

基金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YLDX01013)

作者简介: 王斌(1964-), 男, 汉族, 黑龙江省肇东市人, 生物人类学博士, 高级实验师, 主要从事生物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研究。

E-mail: binwang1103@126.com

**Citation:** Wang B, Yang SM. Talk about Uygur ethnic composition and evolution based on incidences of typical Mongoloi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7, 36(2): 227-235

which will benefit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nation. 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 especially results of molecular archaeology, show that the ancient Xinjiang residents are not from a single ethnic origin but instead include European and Mongolian components. Polymorphisms i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traits of modern Xinjiang residents, 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 in Uyghurs of different regions is undoubted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ncient complex racial background of this group. Modern Uyghur mostly hav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ethnicity, which shows that the modern Uyghur ethnic origin is mainly from Mongolia. Different incidences of Mongolia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out the Uyghur liv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including gradient changes trending from east to west embody indicate how the infiltration and fusion of Mongolian traits developed in the Uyghur.

**Key words:** Uyghur; Mongolia;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Ethnic composition; Evolution

研究我国各民族的族源、人种构成、体质特征、演化过程及与其相关民族的现代和其古代人群的生物学特征和相互历史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首先,理清我国各民族的族源、人种构成、体质特征和演化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与现状。其次,理清我国各少数民族历史渊源的基本状况,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较为清楚系统地梳理古代族群族体的演化发展脉络,从而为我们划分民族形成类型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再次,弄清我国少数民族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和异源异流的基本状况,有利于我们依据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特点制定有关的民族政策,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等各项事业,加强他们之间的横向联系,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加速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总之,探讨一个民族的族源、人种构成、体质特征及演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变迁的过程及民族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有利于我们对该民族的保护和促进该民族的发展。

维吾尔族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他的形成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关于维吾尔族的族源、人种构成及演化过程一直是相关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之一,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角度、应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该问题已成为西北民族史研究、边疆考古(尤其是古人类DNA研究)和分子人类学(主要是基因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因为他不仅是研究维吾尔族史、西域史经常要涉及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对于整个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目的和思想方法各异,历史的错综复杂,史料的残缺不足,许多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外文资料尚待翻译和整理,考古人类学材料更加缺乏,加之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局限,关于现代维吾尔族的族源、人种构成、体质特征、演化过程等问题争论激烈,仍没有形成一个一致、全面而公信的看法。

课题组就蒙古人种的典型体质特征指标在现代维吾尔族人群中的发生率及不同地区人群间的差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现结合有关研究成果阐述现代维吾尔族人种构成及演化过程。

## 1 古代新疆地区人种构成

### 1.1 考古人类学的研究

近三十年, 考古人员在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骨骼, 特别是头骨, 并进行了全面的人种学研究。哈密市天山北路古墓出土的公元前 19-13 世纪 13 具人颅, 其中 6 具男性颅骨中 5 具趋向于蒙古人种东北亚类型, 1 具属欧罗巴人种类型。7 具女性颅骨中, 2 具属于欧罗巴人种类型, 4 具属于蒙古人种类型, 另 1 具显示出种族不完全一致。从颅骨形态观察上看趋向于欧罗巴人种体质特征, 而从测量特征上看则可以归入蒙古人种类型, 这一情况的出现, 可能与不同种族居民间混血有关系<sup>[1]</sup>。据文物判定, 哈密地区寒气沟墓地发掘出的 3 具颅骨(1 具男颅, 2 具女颅)为春秋时期, 总体来看倾向于欧罗巴人种<sup>[2]</sup>。出土于石河子南山石场镇的石堆墓中 7 具头颅(4 具男颅, 3 具女颅)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西汉时期。4 具男颅头骨颅面形态基本一致, 均短颅型, 它们与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最接近, 其中 98SSM6 出土的头骨有少量蒙古人种因素的混入。3 具女颅较之男性头骨颅型普遍偏长, 面部水平方向突度增大, 眶形偏高, 似表明她们除与中亚两河类型接近外, 还有地中海类型因素参与其人种构成<sup>[3]</sup>。罗布泊地区铁板河古墓中距今 3800 年的女尸为棕色浅波形发, 较突出的鼻梁, 鼻孔三角形, 鼻孔最大径为斜型, 鼻宽小于两眼内角宽, 均反映出欧洲人种体质特征, 中头型, 高头型, 狭头型和阔面型, 狭鼻低眶, 面部在鼻颧水平方向突度强烈, 具有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特点<sup>[4]</sup>。和田民乐县尼雅遗址墓葬出土的两具颅骨显示出具有欧罗巴人种的大部分特征, 也有大蒙古人种的许多特征<sup>[5]</sup>。洛浦山普拉古墓地的古代居民头骨在体质形态特点上接近长颅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 而不是具有“大蒙古人种大部分特征, 但也有欧罗巴人种一些较明显特征”的混血类型<sup>[6]</sup>。体质人类学家对尼雅墓葬和圆沙古城周围墓葬出土人骨、干尸进行了分析, 认为他们的体质特征是一致的, 都普遍具有较明显的欧洲人种特征, 并属于地中海人种支系中的印度—阿富汗类型。联系到体质人类学家对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出土人骨的分析结果, 古墓沟人所代表的原始欧洲人群体是分属于阿凡纳谢沃人类型和安德罗诺沃类型, 早在 3800 年以前他们就已进入罗布泊腹地, 成为目前所知最早进入新疆大地的欧洲人<sup>[7]</sup>。依据对罗布泊地区古墓沟、楼兰城郊古墓的发掘, 研究人员认为, 从外形上看, 3800 年前的罗布人有着高隆的鼻梁, 黄褐色的卷发, 戴着尖顶的毡帽, 高加索人的特征相当明显, 是东伊兰人的一支。新疆考古学者在楼兰城东北的两个汉代古墓群发掘的 9 座古墓中, 选择了 6 具颅骨进行研究, 其中 5 具属欧洲人种, 1 具属蒙古人种。研究人员由此推测, 汉代前后, 罗布人的种族组成以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占相当优势, 两个方向文明互相交流, 罗布人成为种族大交融的后裔。另外蒙古人种头骨的存在, 说明罗布人的人类学成分不是单纯的欧洲人种。对喀什地区出土的近代维吾尔族人颅骨(10 具男颅, 9 具女颅)初步

鉴定和分析认为,近代维吾尔族人的体质具有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血特征。通过与两大人种比较,又通过与大蒙古人种变异范围和亚洲蒙古人种折线波动图中的比较,近代维吾尔族人体质类型总体特征更接近于蒙古人种。所以认为近代维吾尔族人属于蒙古人种。另外,通过近代维吾尔族与蒙古人种的 13 个民族的欧氏距离聚类法和 Rm 值分析判断,均与藏族 A 组最近(藏族 A 组是西藏南部地区邻近锡金地区的藏族,与现代华南、马来和缅甸人相似<sup>[8]</sup>。

## 1.2 分子考古学(古 DNA)的研究

目前的 DNA 分析技术已经使我们可以从基因水平上直接研究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和遗传演化规律。通过对保存在古代遗骸中的古 DNA 序列进行分析,可以更直接地揭示出人类个体和群体特征的众多信息和复杂变异,这就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移、流动和融合过程提供了依据。

新疆察吾呼沟墓地的 9 例距今 3000-2500 年古代人骨中提取的古 DNA 分子用 4 对套叠引物对线粒体 DNA 高可变 I 区进行了 PCR 扩增和测序,得到 9 个 364bp 的线粒体序列,从 Gen Bank 搜索其共享序列并与欧洲、亚洲序列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结果表明,早在青铜器至早期铁器时代,在新疆天山中部地区已经有蒙古人种存在,察吾呼沟古代居民应是一个欧洲和东亚人种混合的古代群体<sup>[9]</sup>。对新疆鲁吐番盆地和罗布诺尔地区出土的古代人骨进行古 DNA 检测,其中 20 例来自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苏贝希二处古墓葬,其年代属于青铜时代,距今已有 2500 年左右;11 例采自于罗布诺尔地区的古墓沟墓葬,年代距今 3800 年左右。将新疆古代群体与欧洲群体(Basques 和 Sardinia)、东亚的中国(Taiwan Han)和韩国(Korea)群体、蒙古群体(Mongolia)、中东群体(Mideast)和现代新疆维吾尔族人群(Xinjiang)之间的遗传距离进行了计算,并构建群体间的系统发育树,结果显示,吐鲁番古代人群位于欧洲和东亚群体中间,与之最近的群体是新疆现代维吾尔族人群,而罗布诺尔古代群体则位于欧洲群体之中<sup>[10]</sup>。对新疆罗布诺尔地区青铜器时代古代居民线粒体 DNA 多态性分析,结果 10 个个体中具有 10 个 DNA 序列,系统发育分析表明,罗布诺尔古代居民的核酸多样性及平均配对差异均与欧洲群体接近,表明早在 3800 年前的铜器时代,罗布诺尔地区已有单一的欧洲人种构成的人群存在<sup>[11]</sup>。对罗布诺尔小河墓地古 DNA 研究的结果表明,3900 年前的小河墓地居民具有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杂情况<sup>[12]</sup>。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可认为,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形态学特点的来源不是单一的。目前在新疆境内所知最早的人种是约公元前 3980±40BP 年左右的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杂体。新疆地区古代居民在人种地理分布包含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两个大人种的成分,其中每个大人种下面又各自区分为若干不同的种族类型,同时也有属于两大人种之间过渡性质的混血类型的存在,构成新疆地区复杂的人种类型。现代新疆居民体质特征和遗传性状的多态性,特别是不同地区的维吾尔族之间的差异,无疑与这种古代复杂的种族生物学背景密切相关。

## 2 蒙古人种的典型体质特征

人种的分类标准主要考虑人类遗传性状的特征。划分人种的依据很多，有些是用肉眼可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人体外部标志，如：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胡须的多少、眼色和眼、鼻、唇部的形状、身高和体型、头型和面型等；有些是要通过分析测定才能确定的生理性状或遗传标志，如：血型、人类白细胞表面抗原多态性、舌头卷曲成槽的能力、苯硫脲尝味能力、特定蛋白质氨基酸序列多态性、特定核苷酸序列多态性、单核苷酸序列多态性和特定基因的频率分布等。随着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种的分类标准也不断发生变化。

采用不同的方法，可将人类分成不同的种族。目前，普遍接受应用系统分类法将人类分成：蒙古人种（亚美人种或黄色人种）、赤道人种（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欧罗巴人种（欧亚人种或高加索人种或俗称白种人）及各大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在蒙古大人种下面又分成五个小人种：北亚人种、南亚人种、东亚人种、东北亚人种和美洲人种；在赤道人种下面又分成七个小人种：澳大利亚人种、维达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尼格利陀人种、尼格罗人种、尼格利罗人种、布须曼人种；在欧罗巴人种下面又分成五个小人种：大西洋-波罗地海人种、印度-地中海人种、中欧人种、白海-波罗地海人种和巴尔干高加索人种。三大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有：千岛人种、波里尼西亚人种、南西伯利亚人种、乌拉尔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和南印度人种。

蒙古人种又称作黄色人种、亚美人种，在世界三大人种中，人口较多。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和美洲等地。蒙古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包括：肤色主色调为黄色，头发黑色，比较粗硬，绝大多数为直发，在其南部类型中有略高比例的波发出现率。胡须少或极少，体毛不发达。面部扁平度很大，颧骨明显突出，脸部宽大。眼裂多较狭窄，眼外角通常明显高于眼内角，内眦褶和上眼睑褶皱的出现率较高，尤以北部类型为甚，眼色多呈褐色或黑色。鼻子的宽度中等，鼻根通常比较低矮或中等，唇厚中等，多为突唇型。在颅骨的特征上，蒙古人种通常具有很大的鼻颧骨，反映出他们的上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相当扁平，颧骨比较高、宽，颧骨上颌骨下缘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眶型普遍偏高，鼻根点凹陷比较浅，除美洲人种外，鼻骨一般比较低平，鼻前棘和犬齿窝的发育较弱。在蒙古人种中，存在着较高的矢状嵴、下颌圆枕和铲型门齿的出现率。蒙古人种明显区别于欧罗巴人种、赤道人种的体质特征有眦眦类型、上眼睑皱褶、内眦褶（蒙古褶）、蒙古斑、铲形门齿，达尔文结节等，上述体质特征是蒙古人种群体的典型标志。

## 3 蒙古人种的典型体质特征在维吾尔族的发生率

### 3.1 眦眦型眦眦

眦眦俗称“耳垢”、“耳屎”等，是人类外耳道皮肤上眦眦腺分泌的一种淡黄色、



粘稠液体。根据人类眇眇的物理性状，又将眇眇分成干型和湿型两种。人类眇眇类型属于典型的常染色体单基因遗传性状，湿型眇眇为显性性状，干型眇眇为隐性性状<sup>[13-14]</sup>。两种眇眇类型在世界各民族、各民族中所占的比例差异很大，因此该项人体生物学指标已经成为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中的重要遗传标志之一，是识别人种或族群的主要体质指标<sup>[15]</sup>。在白种人种和黑种人种中，湿型眇眇的频率较高，部分人群接近 100%。而在蒙古人种中，干型眇眇占多数，尤其我国北方汉族是全世界各人群中干型眇眇比例最高的，达到约 95.83%。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湿型眇眇频率多不高，如满族为 12.28%，鄂温克族为 13.77%，蒙古族为 13.0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不同地区（哈密市、吐鲁番市、若羌县、且末县、库车县、和田市、喀什市）的现代维吾尔族成年人湿型眇眇有较高的发生率，并且呈从东到西明显逐渐增加的趋势（哈密地区为 40.99%，喀什地区为 88.53%），不同地区维吾尔族之间湿型眇眇发生率有极显著的差异，平均为 58.13%。新疆地区的汉族湿型眇眇的发生率为 4.37%<sup>[16]</sup>。

### 3.2 上眼睑皱褶

人类上眼睑外表面覆盖有一层极薄的皮肤，在有些情况下，该部位皮肤如果拉得较紧则不形成任何皱褶，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该部位皮肤比较松弛，就会出现有程度不等的横向皱褶，叫上眼睑皱褶（俗称双眼皮），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上眼睑皱褶的形成是由于提上睑肌有纤维延伸至皮下，肌肉收缩时造成附着处皮肤的退缩而形成的<sup>[17]</sup>，亚洲蒙古人种具有相对比较发达的上眼睑皱褶，尤其是在北亚地区的大陆蒙古人种中，该性状具有较高的发生率<sup>[18]</sup>。

维吾尔族成年人有较高的上眼睑皱褶发生率，平均为 62.07%，同一地区男性（62.05%）和女性（62.09%）间无明显差异，不同地区间差异显著，从东部（哈密地区 70.31%）到西部（喀什地区 55.26%），上眼睑皱褶发生率逐渐下降<sup>[19]</sup>。

### 3.3 内眇褶（蒙古褶）

有些人的上眼睑皱褶向眼内角延续，并且不同程度地覆盖着泪阜，此皱褶叫内眇褶。内眇褶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sup>[17]</sup>，该性状多发生于蒙古人种中，因此也称为蒙古褶。

内眇褶在维吾尔族成年人中平均发生率为 48.63%，其中男性发生率为 51.02%，女性发生率为 46.21%，同一地区男性和女性之间内眇褶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显著，从东部（哈密地区 55.21%）到西部（喀什地区 42.92%）内眇褶发生率逐渐减少<sup>[19]</sup>。

### 3.4 蒙古斑

人类皮肤黑色素主要存在于皮肤表皮的生发层中，在真皮中一般不含黑色素，但一些新生儿的腰骶部及臀部、偶见于股侧或身体其它部位的真皮内有时也含有一些黑色素，呈现出黑青色、青灰色、浅灰色的色素斑，呈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形状，边缘界限不很明显，直径可从数毫米到十余厘米，多为单发，偶见多发。由于此斑在蒙古人种的新生儿中有很高的发生率，故又称为蒙古斑。随着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蒙古斑颜色逐渐变浅，大部分可以消失。蒙古斑可以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人类所有种族，东亚人 81.0%，非洲黑人 95.5%，拉美地区的印第安人 70.1%，欧洲白种人 9.6%<sup>[20]</sup>。蒙古斑在新生儿中的出现率具

有非常明显的人种及地域特异性。

蒙古斑发生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不同地区维吾尔族新生儿中不同, 各地区间差异显著, 最高为东部的哈密地区 59.03%, 最低为西部的喀什地区 27.55%, 平均发生率为 46.12%, 从东部到西部呈逐渐减少趋势。同一地区男性和女性间无显著差异, 整体男性和女性间无显著差异。蒙古斑面积占体表面积的比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不同地区维吾尔族新生儿中不同, 差异显著。最高为东部的哈密地区 0.92%, 最低为西部的喀什地区 0.24%, 平均比率为 0.69%, 从东部到西部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同一地区男性和女性间无显著差异, 整体男性和女性间无显著差异<sup>[21]</sup>。

### 3.5 铲形门齿

人类的上颌门齿按形态分成三种类型, 即铲形门齿、勺形门齿和平形门齿。齿冠侧面边缘隆起, 两边缘翻卷成棱, 中间低凹, 使齿冠舌侧面出现一个明显的窝, 而边缘隆起像一把铲子为铲形门齿。铲形门齿在人群中的发生率具有明显的人种特点, 铲形门齿是蒙古人种典型的体质性状之一, 发生率在 90% 左右, 欧洲白人 2.3%、非洲黑人 7.3%、澳洲土著 15.9%<sup>[22]</sup>。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不同地区维吾尔族成年人铲形门齿发生率不同, 彼此间具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呈现由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 最高为东部的哈密地区 (69.09%), 最低为西部的喀什地区 (32.95%), 维吾尔族铲形门齿平均发生率为 50.46%, 同一地区男性与女性铲形门齿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

### 3.6 达尔文结节

达尔文结节是位于人类耳轮后上部内侧缘的一个微小的由皮肤折叠所形成的小突起。其表现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从缺失、微显、中等到极明显。此特征由英国雕刻师 Thomas Woolner 发现, 经达尔文进行比较研究和探讨, 确定人类耳廓的这一特征相当于高等动物的耳尖部分, 为人类进化过程中残留的痕迹器官之一, 也是人类耳廓分型的重要依据, 因此后人就把这一特征叫做“耳廓结节、耳轮结节、达尔文结节或达尔文点”, 这种结节是人种分类特征之一。黄种人绝大多数都有, 而白种人多数完全退化。

达尔文结节在维吾尔族有较高的发生率, 女性 61.08%, 男性 64.23%, 平均 62.65%, 低于黄种人的通常发生率 (75% 左右); 同一地区维吾尔族成年男性发生率与女性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 自东向西不同地区 (哈密市、吐鲁番市、若羌县、且末县、库车县、和田市、喀什市) 的维吾尔族达尔文结节发生率有明显的差异, 并且表现出自东向西明显逐渐递减的趋势, 发生率最高为东部的哈密市 73.36%, 最低为西部的喀什市 51.42%<sup>[23]</sup>。

## 4 维吾尔族的人种构成和演化过程

从考古人类学, 尤其是分子考古的成果看, 新疆地区古代居民主要表现出欧罗巴谱系人种和蒙古谱系人种及上述两大人种混合类型的体质特征和基因类型。在汉代以前, 欧

罗巴谱系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谱系在新疆境内就存在东西方向相向渗入，但相比之下，亚洲序列向西的渗入比较零碎，不如欧洲谱系成分的东进活跃，而在此之后，随着东亚群体向西迁徙的增加，欧洲谱系的影响出现弱化的趋势<sup>[24]</sup>。欧罗巴谱系人种和蒙古谱系人种都不是单一的，至少出现有多种不同形态偏离的高加索人种支系和中亚两河类型，蒙古人种成分中也可能存在多型因素，因而他们各自在新疆境内的出现与分布以及他们的类型学起源也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现代新疆居民的种族组成必然和其古代复杂的种族生物学背景密切相关。

在维吾尔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多次数新疆地区原住民与其他外来不同族群相互融合的事件，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应是公元 840-1513 年西迁的回纥与塔里木盆地原住民的融合。以蒙古人种特征为主的回纥人主要生活在漠北草原，由于回纥汗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争夺汗位的内讧及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再加上黠戛斯、吐蕃的进攻和天灾（冬季暴风雪）等原因，公元 840 年，驻于牙帐北方的将军句录莫贺招引黠戛斯，共同南下攻下回纥城，从此回纥汗国崩溃。公元 840 年回纥汗国分几支迁徙。南迁一支到达漠南，848 年溃散，溃散的回纥人分别进入中原和东北契丹人地区。西迁三支分别到达今甘肃河西走廊（张掖）地区，建立甘州回纥，后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现在的裕固族。一支到达新疆吉木萨尔、吐鲁番及新疆东部其它地区，建立高昌回纥王国。一支到达葱岭西（锡尔河流域和中亚河中地区，包括喀什一带），建立喀喇汗王国。正是此次融合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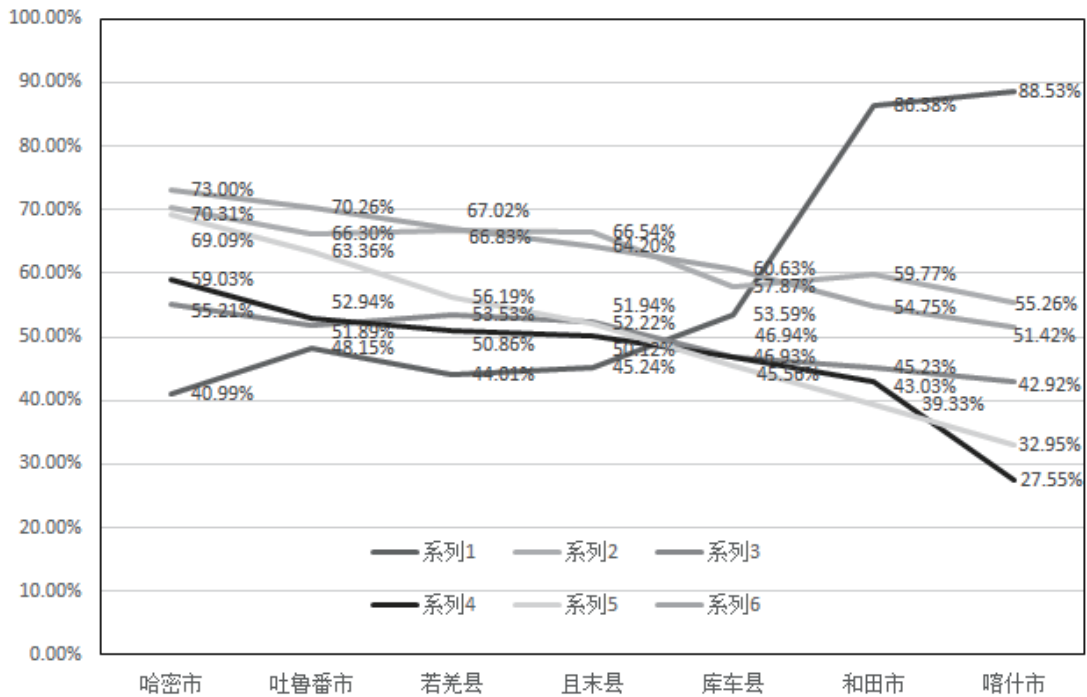


图 1 六项蒙古人种典型体质特征在新疆不同地区维吾尔族的发生率

Fig1 Incidences of six typical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oid in Uyghur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Xinjiang

系列 1: 湿型眦眦在维吾尔族的发生率; 系列 2: 上眼睑皱褶在维吾尔族的发生率; 系列 3: 内眦褶(蒙古褶)在维吾尔族的发生率; 系列 4: 蒙古斑在维吾尔族的发生率; 系列 5: 铲形门齿在维吾尔族的发生率; 系列 6: 达尔文结节在维吾尔族的发生率



真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共同体, 同时形成现代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和不同地区维吾尔族蒙古人种典型体质指标发生率东西方向的梯度性变化趋势。

现代维吾尔族一般体质特征主要体现蒙古人种的特征, 表明现代维吾尔族的人种来源主要是蒙古人种。部分蒙古人种标志性体质特征在维吾尔族发生率显示, 维吾尔族具有相当成分的欧罗巴人种血统, 即在维吾尔族共同体近千年的形成过程中有欧罗巴人种的掺入。蒙古人种标志性体质特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同地区维吾尔族中发生率不同并呈现出东西方向梯度性变化趋势体现在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 蒙古人种成分是由东部逐渐向西部渗入和融合的结果。

## 参考文献

- [1] 王博, 常喜恩, 崔静. 天山北路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24(1): 97-107
- [2] 崔静, 王博. 新疆哈密寒气沟墓地出土颅骨的研究 [J]. 人类学学报, 1999, 18(1): 75-77
- [3] 陈靛. 新疆石河子南山石堆墓人骨的种系研究 [J]. 考古与文物, 2002(1): 69-80
- [4] 王博. 新疆楼兰铁板河女尸种族人类学研究 [J].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22(4): 68-71
- [5] 崔静, 吐尔逊江, 甘子明, 等. 新疆和田民乐县尼雅遗址墓葬出土颅骨种族人类学研究 [J]. 解剖学杂志, 2000, 23(1): 84-86
- [6] 韩康信. 新疆洛浦山普拉古墓人骨的种系问题 [J]. 人类学学报, 1988, 7(3): 51-60
- [7] 张玉忠. 近年新疆考古新收获 [J]. 西域研究, 2001(3): 108-111
- [8] 崔静, 王博, 邵兴周. 新疆出土近代维吾尔族颅骨的初步研究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0(3): 103-111
- [9] 谢承志, 刘树柏, 崔银秋, 等. 新疆察吾呼沟古代居民线粒体 DNA 序列多态性分析 [J]. 吉林大学学报: 理学版, 2005, 43(4): 538-540
- [10] 崔银秋, 段然慧, 周慧, 等. 新疆古代居民的遗传结构分析 [J].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2002, 23(12): 2278-2280
- [11] 崔银秋, 许月, 杨亦代, 等. 新疆罗布诺尔地区铜器时代古代居民 mtDNA 多态性分析 [J]. 吉林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04, 30(4): 650-652
- [12] Chunxiang Li, Hongjie Li, Yinqiu Cui, et al. Evidence that a West-East admixed population lived in the Tarim Basin as early as the early Bronze Age. [J]. BMC Biol. 2010; 8: 15. Published online 2010 Feb 17
- [13] 方惠泰, 王维俭, 罗克良. 中国人耳聾型遗传学研究 [J]. 中华耳鼻喉科杂志, 1982(17): 195-197
- [14] 罗克良. 臭汗症遗传规律探讨 [J]. 辽宁中级医刊, 1981, (6): 46-47
- [15] 翁自力, 金锋, 杜若甫. 中国九个人群耳聾的遗传多态性 [J]. 人类学学报, 1990, 9(3): 236-243
- [16] 王斌, 杨圣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不同地区维吾尔族人耳聾的遗传多态性 [J]. 人类学学报, 2014, 33(2): 221-229
- [17] 杜传书, 刘祖洞. 医学遗传学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755-756
- [18] 朱泓. 体质人类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26-327
- [19] 王斌, 杨圣敏. 新疆不同地区维吾尔族眼部特征多态性研究 [J]. 人类学学报, 2015, 34(2): 253-259
- [20] Jacobs AH, Walton RG. The incidence of birthmarks in the neonate [J]. Pediatrics, 1976, 58(2): 218-222
- [21] 王斌, 杨圣敏. 新疆维吾尔族婴幼儿蒙古斑发生率及消退时间 [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5, 51(3): 84-88
- [22] 刘武. 中国第四纪人类牙齿特征的变化及其在演化上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论文, 1997
- [23] 王斌. 新疆不同地区维吾尔族达尔文结节发生率的研究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4, 23(3): 18-21
- [24] 崔银秋, 周慧. 从 MitDNA 研究角度看新疆地区古代居民遗传结构的变化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1(5): 34-36